

豐臣秀吉譜中

天正十四年春秀吉使勝雅往勸

大權現上京而謁秀吉會

大權現時獵于參河吉良逢下總守曰我何為赴洛步於

秀吉家風乎勝雅暫還于旅宿窺其躰勢

大權現唯牽黃臂蒼而已勝雅所言如耳不聞既而下總

守翌日請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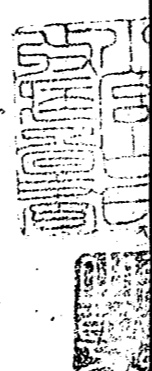
大權現出見曰汝未去乎何其言之稠諄乎吾既懶聽焉

汝須早歸下總守白曰吾請為貴公而言之今使再至

而公不從秀吉之沛怒也決矣若然則秀吉可發軍

于此州不亦危哉今來而見國內城壘未修要害未治

而唯如鷹何也但冀貴公察之



大權現勃然曰吁汝下總守敬而聽之夫秀吉之兵不可  
過十萬我兵是可二三萬也秀吉之兵雖多而不知地  
形我兵雖少而能諳地理迎秀吉兵于險隘而要擊之  
則我師得利如疾風偃草大山壓卵而已吾豈為憂哉  
汝屢來以無用之言說我々以汝為妄庸人自今之後  
必勿來此若彼來則汝命可危因是下總守又徃歸恐  
秀吉之怒已而甚憂深懼登大坂城秀吉時在大坂詳言之秀  
吉不敢怒曰

大權現之所言信然々吾深慮使其上京耳其夜既闌秀  
吉急呼下總守々々々遷驛信雄亦被招而共到城秀  
吉昌披而出手提脇指并細紅帶一童秉燭從焉乃謂  
下總守曰吾既使

大權現來干洛師也下總守驚而無言秀吉曰吾以我妹  
為彼之妻若其家人等猶聽冰則以吾母木廳為質耳  
然則曷為其不來乎又使下總守往說下總守先到吉  
田逢酒井左衛門尉忠次而談之即與忠次相共往謁  
大權現益怒曰妄庸人又來耶吾孰為逢之乎家臣私賀  
強之於是

大權現出見下總守述秀吉之意  
大權現曰若然則吾到京洛秀吉若食言且或有不義則  
秀吉之罪也吾何與焉下總守大悅而歸京秀吉亦喜  
秀吉遣人於

大權現使柳原式部大輔康政上京因是康政來洛先謁  
于富田左近宅時秀吉乍來言曰吾欲見康政深切矣

故不待其登城而來此想夫先年小牧之役康政檄云  
秀吉不知主恩與信雄結兵其惡逆無道如此之甚誰  
不疾視乎而諸士多屬志于秀吉尤背理義吾不信焉  
當初得見其檄怒氣滿臆乃募令曰若有殺康政者則  
恩賞若干隨其所望而已其後欲見康政之首以快我  
心念茲在茲而今與

大權現交親既成與吾子相逢則舊恨頓散吾子納忠于  
其君之深厚吾尤感之吾豈有踈濶于吾子乎自今之  
後諸事相議耳康政拜辭既而登營秀吉享之懇情不  
踈康政乃去然後秀吉調嫁儀送其妹婢妾從者百五  
六十人淺跡彈正等供奉其道中男女行旅觀者如堵  
五月十四日到於濱松寄輿於柙原式部木輔宅即入  
城修嫁娶之禮從者述秀吉有曰我有一妹遣之於濱  
松城以為箕帚妾云云人皆慶之其後秀吉謂昏姻既  
成

大權現須來謁而未肯上洛時有言者曰

大權現遂與秀吉絕交不上京則秀吉將害秀康事漸聞  
於東州

大權現謂吾不以秀康為質彼養之為子彼若殺其義子  
則彼之不慈也我何與焉自古雖結婚姻而相為敵國  
者多矣我豈輒上京哉秀吉聞而慮之乃送其母木廳  
木廳一曰于岡崎以為質安其心羨濃守秀長大怒曰  
以聖善送於敵此是武門之大耻也彼不受命則不如  
遂一戰決瀛瀚秀吉曰否秀長之心隘矣秋九月遂送

乏或疑之時秀吉妹自濱松來岡崎窺視曰實是我母

秀吉妹即是東福寺內南明院是也

是月豐後國主木友義統遣使于秀吉曰島津修理太

未義久既領薩摩大隅日向三國且屢出兵於邊後義

統雖相戰而不克勝之當斯時若賜援兵則義統永為

秀吉之臣而已秀吉使仙石權兵衛長曾我部元親赴

豐後先使人言于義久曰義久在國恣任官位事々縱

意所如不煩之甚何加於此哉當速悔昨非而上京義

久罵笑曰彼藤吉猿面即欲使我上京乎可勝笑哉不

見仙石之牘而投弃之仙石聞而大怒即率六千兵而

進陣于義久臣伊集院某米地木友兵副之義久使島

津中務少輔家久率二萬人拒之與仙石等大戰時長

曾我部信親入家久陣力戰而死從兵二十餘輩悉死

島津兵取信親之首大呼競擊仙石木友兵大亂長曾

我部元親不知信親之死而逃退元親臣竹内新助桑

本太郎左衛門木友兵十河新太郎矢野氏甲冑氏等

皆死因是仙石亦單騎逃入豐後島津兵威大振于九

州未敢畏秀吉

大權現依秀吉所請而使井伊兵部少輔本多中務木輔

榊原式部大輔親族各一人往質於京都

大權現使井伊直政及本多作左衛門重次守木屨于岡

崎而赴京直政重次警衛木屨積薪柴于其屋傍

大權現於上方若有不諱之事則為燒殺木屨也於是

大權現首途本多中務木輔忠勝榊原式部大輔康政阿

部伊豫守永井右近木末直勝鳥居左京亮西尾隱岐守吉次牧野讚岐守等供奉焉到大坂先入兼濃守秀長宅秀吉忽然來盍簪

大權現乃握其手勞其杳程之艱難且使秀長掌響應之事其響之尽善尽美時有開兩戶者關東之築室不設兩戶故驚其聲而從者頗失色雷申在近將監察之來而辨之於是從者稍安翌日

大權現登大坂城秀吉迎之於庭際其儀穆々尾張内木申信雄亦同登城

大權現使信雄先行信雄疑之是時秀吉自執大權現之手曰公其先行矣乃相語而入從者亦皆隨秀吉之命而入秀吉之臣不得敢入秀吉與

大權現共登天守殿主奇貨雜珍委積之且使利休茶既而告暇秀吉賜太刀不動茶壺雲於

大權現且使遊覽洛中又被進宅地於聚樂郭内秀長受秀吉之旨造大臺所并門秀長使藤堂與右衛門尉高見監之淺野彈正長政依秀吉之命奉享

大權現十月四日任權中納言告其暇田崎留守聞其既出京而木屨之番稍解既而

大權現歸濱松木屨亦歸京一日謂秀吉曰直政重次於我楚辛艱苦不忘於心秀吉向衆稱直政等為其主也大權現使并伊直政上京以謝之秀吉喜之以石川伯耆守為伴直政嫉其不義而竟一日終不通一語其後秀吉賜茶又以伯耆守為伴直政亦不交一言謂彼是人

面獸心者也昔累代之君而屬秀吉不義云怯弱云武人之所大惡也且者時者皆嘆相背守塞口之耻而歎直政之有豪氣矣

是月黑田宙兵衛孝高小早川左衛門尉隆景率八千兵到豐前時凶賊龜超守宇呂津竊梗塞道路且欲襲孝高隆景有人來告之孝高隆景各議合兵急攻宇呂津拔之斬數百人秀吉賜感書孝高進攻障子岳城又圍香春城々主高橋降乃陣于河原嶺而待秀吉之出軍於西州

十一月仙石權兵衛馳使告義久自恣之故及家久接戰之事秀吉聞而怒

十二月秀吉任太政大臣自改姓為豐臣

秀吉飛檄于畿內五國北陸五國南海六國中國十國國河州尾州伊勢伊賀而招軍士凡三千七國兵士二十餘万也小西隆佐建部壽德吉田清右衛門宙城長次郎豐盛掌糧米馬芻之事糧米者三十万人之用馬芻者二万頭之料各支一年也其糧米出入者石田治部少輔三成木谷刑部少輔吉隆長束木藏大輔監之

大權現自瀨松移徙於駿府御家人以月迫故移家者少獨大以保滄部大輔忠隣等從之其餘有踰年而移往者

是年秀吉謂於東山可築大佛殿命德善院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長束木藏曰昔日之經始者歷二年而其功成矣是度五年而可終其功汝等其圖

乏於是皆會于本以之宅議曰先召奈良大佛師宋貞  
 弟宋中及工人而可問之乃召之宋貞宋中等來洛本  
 以相議白于秀吉云今日以材木為先款以佛像為先  
 款本以等評議記有材木之諸國曰土佐曰九州曰信  
 州岐州曰細州熊野即撰擇監吏二十人工師二十人  
 遣於群國秀吉曰每事問奉行五人則停輟送日而已  
 其必可問本以一人而決之四國九國之人者入土佐  
 山中斬伐樹木乘之於船可到泊鳥羽矣伊勢尾張美  
 濃之人者入岐州山中伐聚材木到勢州桑名而來於  
 大坂可投本以畿內中國之人者大佛殿之地形石垣  
 築山等之修造可勤之相攸于東山佛光寺而定之凡  
 與于役者二十一人國分之為三其一則地形堂之二一

則石垣堂之其一則築山堂之佛像者以銅鑄之則其  
 成晚矣故為木像漆膠以塗之五彩以飾之中朝佛師  
 時居豐後召而問之對曰中朝以木造佛塗以漆膠則  
 百稔其不朽不崩矣本以等告于秀吉云今從之命宋  
 貞宋中造巨佛片相東市正直盛糟屋內膳正古田兵  
 部少輔寺西筑後守早川圭馬首聞鳴彦太郎副之堂  
 之高也二十丈佛之高也十六丈是舊式也今不敢違  
 漆膠者剝壞今井宋久監之池田備中守河窪肥前守  
 上田圭永正副之中朝佛工白曰佛像味成之間可聚  
 壯斝鼓方儀由是遣人於伊勢尾張而聚之其後以經  
 始事不速成故以高野山木食泉山上人使掌之泉山  
 恍即構瓜廬于佛光寺邊以監之佛像漸成而塗漆膠

構築山於東邊繫繩於巨柱以車運之其為巨柱也千夫不得動之而今以百人之力運轉之其工巧類如此四方石垣者初以石築之然恐人之盜之故以魁石改築之其運鉅石也其極群黎之勞其預于經營之用者每日五千人集山悉勤其事然後求棟木千四國九州岐嶺山飛驒山而無之即遣人於富士山而使見之工人獲命曰有之於是秀吉馳放干

大權現使伐其木而到大坂此一木之費五百人之用黃金千兩之弊也自是而後大佛既成又鑄洪鐘而挂之凡大佛殿之修造歷數年而後其功甫就矣

同十五年正月二日有詔初諸士皆獻賀儀

二月秀吉使群國兵赴西州為伐島津也或解纜于難

波瀾而浮舟於五頃或揚鞭于須磨明石而馳馬於千里前陣既到門司赤間關後陣猶在兵庫毘陽陣既而諸兵進到狹狹

三月秀吉出京軍粧尤賤從者皆然秀吉先到安藝嚴島而遊敖社人內侍拜謁蛋子拾貝以獻之內侍談津海等舊事秀吉悅樂奉納青蚨千貫於明神其後出嚴島到長門赤間關遂到關戶以毛利勘八毛利兵吉為此地之警備以丸毛三郎兵衛城序十乘坊為門司城之警備乃評軍事以秀長為大將使向豐後經日向而掠入薩摩也峰須賀南波守家政其兵六千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其兵五千尾藤左衛門尉其兵三千凡四國中國兵士八方餘從焉毛利右馬頭輝元其兵四方



備前宰相淨田秀家其兵一丁方受秀吉之命築都督校  
城黑田宮兵衛孝高龜井武藏守監之然後秀吉率軍  
到豐後秀長進兵急攻高城豐後田境島津兵庫頭義弘  
來救之直到軍部善祥坊陣而大戰軍部固拒之軍部  
臣南條氏勵衆能戰義弘遂敗走死亡者甚衆

島津中務少輔家久率二万兵築城於豐後府內以拒  
秀吉秀吉遠攻之其後均進圍城家久力屈乘風雨之  
夜而逃出秀吉取其城使大友宗麟義統父子居之  
秀吉到豐前馬嶽長野三郎左衛門所守也

四月秀吉使攻岩石城豐前境丹波少將秀勝為大將  
蒲生飛騨守氏卿向城面前由肥前守利長向城背谷  
木膳小野木繼殿助為監察急攻之遂拔之秀吉悅賜

感書于氏卿利長增由右衛門長盛持來氏卿利長拜  
戴之谷木膳亦得稱誉氏卿後坂小板源左衛門先衆  
入城故秀吉感之賜金錢時

大權現使者本多豐後守廣孝來會共攻城有戰功秀吉  
感之賜羊皮羽織及金鐔脇指

秋月種長守小熊城聞岩石城之既陷而即去城而逃  
秀吉之兵不勞于戈取小熊城種長避居山中捧誓舞  
于秀吉而謝罪秀吉許之種長大喜獻碾茶壺復痛小  
熊勤秀吉之先陣

彦山者蟻根于豐前豐後宛前三州之間最高山也山  
形惟峻僧徒惟多自古至今無守護者故不知勅命不  
畏武威唯擅已意剽掠人民四州群盜之起其渠魁者

多是彦山僧徒也因是近隣訴于秀吉曰是度必可屠  
彦山秀吉首之彦山僧徒聞之滿山會評衆口嚙々未  
得一決時老僧曰西州有名之武人不克拒秀吉皆東  
手而降况彦山乎此山僧徒數年雖顯勇名而何得對  
秀吉之大兵乎不如乞降而安全彦山也群僧皆同之  
即使一僧來于秀吉陣依深躡彈正長政而求救宥長  
政達之秀吉曰滿山同心則可捧連署之盟言吾宥之  
長政使其僧歸告之於是彦山僧徒悉裁誓辭以捧之  
秀吉聽之僧徒大悅歸彦山秀吉又遣富田左近將監  
奥山佐渡守于彦山斷決寺中之事

秀吉軍兵大進西州諸城望風而逃秀吉使群兵守之  
秀吉謂遠邦絕域不泄一人諷之則局量褊淺且又不  
仁也即揚言曰是度逃散之城主吾悉宥之其當遠來  
聞者喜曰是固仁政也乃往執謁者壹岐對馬平戶五  
島築紫龍造寺政家麻生重貞高橋草野安心院佐田  
宗像中八屋原田直花左近宗茂林野十郎城井弥三  
郎新練武藏守長野三郎左衛門小代伊勢守等也秀  
吉或賜舊領或否

五月秀吉進陣于薩州千代川邊太平寺分與糧粟于  
諸士積橋于千代川九鬼大隅守嘉隆那坂中秀少輔  
安治加藤左馬助嘉明監之

秀吉先陣十方餘兵進到鷹島石戶者嶋津修理大夫  
義久之守城也義久家臣相議曰秀吉之武威由水之  
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方今強拒之則忠久之血脉於是